自福岛一方的诸多豪族领主从挂川城聚兵沿着东海道一路向骏河出阵以来，也不过5天，而在为了夺取诹访原城则花了近乎3天，为此福岛联军付出了近乎一千之众的伤亡，其中战死过半，剩下的几百伤残也只能留守刚刚被攻取，已经破败残缺的诹访原城。尽管损失颇大，但是对于那些本来还在旁观中犹豫不决的远江各地豪族震慑很大，北榛原下泉的孕石氏、敷智的饭尾氏丰田的小笠原氏、山香的天野氏、奥山氏也赶忙或多或少出兵参阵，只有引佐井伊谷的井伊氏还是无所动作，只是派使者到诹访原的福岛本阵来表示一番恭贺，并且对为了防止三河的松平氏的入侵而没有办法出兵参阵表示深以为憾，对此，福岛正直大大赞赏了井伊氏的“忠义”，不仅没有责罚不参阵的井伊氏还表示了肯定与赞赏，而对于同样在敷智郡有领地靠着三河国的饭尾氏来说，不仅有些嘲讽，为了能弥补之前的过失，饭尾氏出动了近乎全部军力八百人，同中远的福岛氏等国人领主一样，基本没有留下什么兵力守城，除了靠近三河的新居城、曳马城各驻留了100人外，另外几城都只是有寥寥几十人甚至只有守城门的数人。可以说除了西远的井伊氏没有出兵、北远奥山氏、天野氏出了少量兵外，整个远江的军力大部分都集中在了诹访原附近。

主力的福岛正直军在诹访原城休整一日后，得到陆续赶来的各地豪族军后，兵力有增无减，本来四千的兵力在损失以及得到援军后近乎五千大军，而本来作为偏军的福岛胜广军虽然是绕山名、城饲等郡小道抄袭，却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开进榛原郡、停留在了城饲郡武藤领内坐看诹访原的攻城战，直到诹访原城落后才急速进入榛原郡，强行胁迫胜间田氏和吉田氏参加了远江征伐军。偏军总大将是正直嫡子胜广，年方十六，刚刚元服不久，而副将则是两个侄儿纲成和纲房，因为同样年幼而没有作战经验，作为阵代的则是武藤左卫门义兴，作为福岛正直值得信赖的武将，实际是偏军的真正总大将，而福岛正直把嫡子以及2000福岛军一起交付给只有区区五千石领地的武藤氏，武藤义兴在福岛正直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胜间田氏曾经是远江三大国人领主之一，作为今川氏的前锋曾经和其他国人一起发动国人一揆驱逐过当时的远江守护斯波氏，进而使得今川氏取代了斯波氏的远江守护一职所以即使面对二千多的福岛联军，在武藤义兴多次派来的劝降使者面前也没有屈服，表示要为今川家尽忠，然而在诹访原城无援而城落的残酷现实面前，却主动派使者请降，进而保住了所领，却同样派出士卒参加了福岛联军。在降伏胜间田氏后，福岛胜广军迅速汇合了田中城的三浦军，其势总近3000人。此时的远江一国大致是福岛一方势力，而骏河则除了骏东的北条氏所领外则是今川方势力，骏河作为今川氏的本领，几乎都是今川亲族众所在。此时的福岛一方的实力不仅不再弱于骏河反而胜过骏河一方的实力。对此，福岛正直深信不久就会让自家一族出的的孩子当上今川氏的当主，当然这只是给其他豪族领主看的。

在听闻诹访原城城落得消息后，骏府方不仅派遣使者出往相模的姻亲北条氏请求援兵，而且还向诹访原的福岛氏派遣使者议和，然而却被福岛正直悍然拒绝，在正直看来，骏河的今川氏也就到此为止了。作为今川氏姻亲的北条氏，自骏东的兴国寺城小领主发家开始到现在成为占据伊豆、相模两国，武藏大半的关东大名，虽然自大永6年（1526年）骏河的表哥今川氏亲病逝后，态度开始有所变化，但还是和今川氏保持同盟关系，所以对于今川氏送来的求援信，北条氏还是终止了对于房总地区的侵攻，而重新调整准备向今川氏派出了援军。对比于今川氏的妥协态度，福岛氏则是一味地向着骏府攻来，似乎只有骏府的中御门室，也就是今川五郎义元的生母寿桂尼殿放弃义元争夺家督之位、而使得今川五郎良真成为今川氏的当主才可罢休，当然这只是表象，实际的意味则是今川氏多年的领地远江国要被福岛氏统领，而骏河国则要服从当主今川五郎良真。今川家这样被摆布是桂寿尼乃至今川家骏河国的诸多连枝众谱代众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在诹访原城城落1天后，福岛联军滞留诹访原时，早已征召农兵地侍的东、中骏河领主们纷纷带兵前来今川骏府城。

面对着已攻落诹访原城、整修一日不减反增福岛联军，只有500兵力的冈部氏放弃了作为居城的冈部馆、在听从骏府的命令后只留下冈部信纲队200足轻扼守着骏远东海道的要道朝日山城，而冈部氏家主冈部仲纲则率领剩余的300冈部军前往骏府重要支城方上城驻守，宇津山城的骏河朝比奈氏则是分兵100控制了被冈部氏放弃的冈部馆，另外也派出100足轻队跟随朝比奈元智参加了朝日山城的守城势，另外也分出200军力驻守在骏远小道上骏府的另外一座重要支城上，也就是朝比奈泰长守备的花仓城，此时的花仓城不仅得到了骏府的500援军，还得到来自庵原郡、有度郡领主们的500援军，军力达到1200之众。

在诹访原城休整一天之后，诹访原城的福岛联军在留下近乎500的残军伤兵守备诹访原外，多大4500的福岛联军一条长龙般穿过松ノ井氏的伤心地牧之原，渡过骏远的分界河大井川，进入了骏河国的志太郡，在全军通过大井川后则对朝日山城形成了包围之势，并对朝日山城附近的村庄乱捕，由此下志太半郡的农民百姓要么纷纷逃入上志太的山中躲避远江军的乱捕、要么逃往安倍、有度这些今川领内郡中。差不多同一时间，在南榛原田中城的3000福岛胜广军也越过大井川进入了骏河国，在花仓地区与花仓城的守军对阵。

胜券在握般的福岛联军随即对朝日山城强攻，而为了防止同样的惨剧发生，500山本军和300小笠原军以及1000松ノ井军等对朝日山城北的冈部馆攻击，并且针对宇津山形成半月之势。参与朝日山城强攻的军队多是刚加入的饭尾军和北远的豪族领主军，而身后的福岛军则是做着监军的阵势督促着攻城军的攻击。刚刚加入福岛联军只是想捡点便宜好处的北远军以及同样只是想打酱油的饭尾军却被当盟主老大的福岛正直逼着当主角，实在是一把鼻涕一般心酸泪，尤其是几乎砸锅卖铁、倾巢出动的饭尾军，不仅没有凭借人数上的优势混个联军上的酱油王，反而被本来是主角的福岛军逼着当了当主，用自家的生命在谱写酱油党的主角悲催扮演。

朝日山城中冈部、朝比奈联军士卒们因为已被告知远江军在诹访原城的屠城事件、被告知远江军的残酷无情，“如果城破，大家都会被杀掉”，并且看到附近村子的燃烧烟火，乡亲村民们被杀害，远江军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般也对远江军的邪恶残酷有了更直观了解，于是也就同仇敌忾，纷纷对城主冈部信纲表示誓死守卫朝日山城，驱逐远江军，为乡亲们报仇的意味，对此朝比奈元智表示军心可一用，并且用了孙子的“哀兵必胜“来鼓舞城中的士气，当然听闻朝比奈元智之言后，城中武士们本来已经有所低落的情绪随即有所鼓舞，这些来自各村的地侍才是真正的守城中坚力量，虽然不见得有多少文化，但是至少对比城中不知形势、只知敌人很多要报仇的平民征召式足轻，他们知道一些大概的情势，他们也对朝日山城能否守住抱悲观态度，若不是已被远江军包围，以及不久前看到一队队众多的远江军绕过朝日山城向东进军，也许他们早就和那些躲入山中的农民一样找个地方先躲藏起来、或是撤入骏府，在他们看来，他们被派到这死城来只是为了迟缓远江军对骏府的攻击，有些人甚至都不看好骏府的今川大殿了，若不是听朝比奈元智殿下说了诹访原城中的福岛联军的暴行、不留俘虏、不受降者，恐怕都是望旗而降。受足轻们浓烈战意的影响，原先本就战意寥寥的地侍们也就战意颇大，在听闻朝比奈元智殿下的孙子胜论后更是对守城充满希望，虽然没看过孙子的兵书，但是据说孙子是唐国的军圣，日本的诸多大名家都很是推崇孙子兵法，在南北朝时期，就有武将打出“风林火山”的旗印，虽然不请楚到底如何，但地侍们都知道孙子兵法可是被称为万人敌的军略奇书，朝比奈元智也就被看做一个精通孙子之道的军略家。殊不知朝比奈元智也只是之前听家主元长说的这句，而元长则是因为在骏府听到骏府今川馆的和尚说过这句话。